

杜

詩

闡

杜詩副第二十一卷目

八哀詩

贈崔評事

寄岑嘉州

遺閻

憶鄭南

愁

移居夔州郭

船下夔州

漫成

上白帝城

謁先主廟

武侯廟

八陣圖

宴越公臺

杜詩關卷二十一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闕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雲安詩 大曆元年

八哀詩 并序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
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據舊常之詩話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
文章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
故感傷有作愚意就公序中已自有分別序曰傷時盜
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是於王李二公當從傷時盜賊

未息六字洗發乾元初鄴城師潰九節度惟李光弼王
思禮軍獨完尋破史思明後思禮爲河東節度治太原
持法嚴整人不敢犯假令思禮未歿幽薊蕩平河北諸
藩誰敢負固李光弼畏程元振中傷之吐蕃之寇代宗
詔人授遷延不行遂疾篤而薨假使謹口不行主眷如
故光弼無恙爲萬里長城不惟可抗幽燕卽懷恩亦何
至反側此公傷時之意獨注兩公如散愁二章一曰可
徒下燕趙一曰尚書訓士齊也序曰歎舊懷賢終於張
相國足於嚴武以下六人當就歎舊懷賢四字洗發公
於蘇源明鄭虔李邕汝陽嚴武皆有舊誼蘇鄭爲生死
交李邕爲忘年交汝陽門下自居申白嚴公幕中本屬
舊寮歎舊二字副在蘇源明等五人懷賢二字則專屬
張相國公於相國平生一字不及乃八哀詩獨以相國
作殿者蓋傷代宗時朝廷無賢宰相以李峴顏真卿之
直而不用所寵任者惟元載如明皇用李
林甫竦張九齡此懷賢二字宜專屬之

贈司空王思禮

司空出東夷童穉側勁胡追隨燕薊兒穎銳物不隔服事

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
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

外控鳴鏑洗劍青海外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藩其王轉

深懷

以上並
功塞外

飛兔不近駕勢易資遠擊馳遠兵家流飽聞

春秋辭自襟日沈靜肅肅自有適

六句贊
其勇畧

並開初潰散勇

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狩

梁益胡馬擾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事敦迫

公時徙步至請罪將厚資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天子

拜跪卑謙論果冰釋翠華卷飛雪熊虎巨阡陌屯兵鳳凰

山帳殿涇渭聞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搃禁暴靖無雙爽

氣春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及夫哭廟後復領太

原役

以上叙其收京之功

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鳴

呼就窳窳永繫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

水白昔觀文苑傳豈逃廉頗積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以上哭

其聽

哀司空者哀司空功名未就天促之也

司空喬本高

飛少習軍旅隨王忠嗣時已見其脫穎而出繼事哥舒翰位雖未顯身行間然已輕流沙無強敵短小精悍隱若敵國往來百萬軍中若咫尺焉番將之首常懸馬鞍沒羽之箭能控甲外青海洗將軍之劍鏖天山勒漢家之奇功先是九曲地金城公主請爲湯沐邑揚矩奏與之繼而復叛司空從翰征討九曲諸蕃蕃人畏不敢出司空建功塞外有如此所以然者司空之勇如飛虎鷲鳥足資遠擊又曉達兵機冒藏武庫故功雖輝赫氣彌沈靜不災不坎肅然妥帖也及祿山亂司空佐翰守

潼關表誅揚國忠不納翰遂掣肘慟哭出師潼關前萬
乘走元帥旣俘偏裨焉用當時肅宗不與上皇入蜀者
以肅宗舊爲朔方節度使一時二聖馬首遂分祿山先
破東京兵屯伊洛中原無主逆氣滔天肅宗乃卽位靈
武以塞衆望而司空脫賊西歸適奔行在然潼關不守
罪有攸歸會清河公房琯自蜀齎册諫上以爲可收後
效司空遂邀寬釋肅宗旋移軍鳳翔矣犬駕旣發虎旅
如雲繞鳳凰而陳營對涇渭而開帳朝廷以金城爲賊
咽喉詔司空鎮武功以控賊司空禁暴有無雙之日爽
氣與春天俱流尋至收京巷歌從公喜不爲賊俘也野
多青麥幸不爲賊刈也及肅宗哭廟後乾元年間朝廷
納以河北諸郡安史充斥故以太原重地特命司空以
尙書領其事夫以司空將畧就使掃清中原晉爵爲王
亦且晚間事乃當其時祿位不過司空常懼其高王土
猶待恢廓頻憂其窄司空心事何如惜乎世亂則資其
勇裂時平則濫焉朝露五湖之舟空繫功成志未遂也
田橫之客甚悲身歿客欲殉也司空治太原時持法嚴
整人不敢犯汾晉之間其功不泯不當與雲水俱存耶
夫司空所重者將畧文苑非所貴也故雖有杜預春秋
之辭似乎不媿文苑乃廉頗所重者實不在此不然鄧

大夫景山見稱文苑何爲繼司空爲太原尹以納
馬紉故爲帳下殺此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與

故司徒李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我城愁寂意不愜人安

若太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

以上功二在太原

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塵未散河陽卒思明僞臣妾復自碣

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

以上破史思明異王

冊崇勛小敵信所佐擁兵領河汴千里初妥帖

以上功在河汴青

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

四句明其在

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

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

以上哭直其聲

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

應青蠅二句

我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

扶顛永齋條未濟失利涉疲茶竟何人灑涕巴東峽

以哀痛結

哀司徒者哀司徒以匡復大功受誘讒口資志歿也
司徒當天寶末年為至德元載肅宗即位靈武時詔以
兵赴靈武兼太原尹隨收晉陽甲以守太原其時祿山
遣賊將史思明引兵寇太原城賊意以太原指掌可收
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司徒乃帥士卒及民於
城外擊壕自固賊圍太原月餘不下是賊長驅之意不
遂太原遂安若太山也太原為賊右脅太原固賊之右
脅漸太原為朔方左脅太原固朔方之氣亦蘇當時帝
在靈武為龍興地太原固靈武安中興之業實基焉司
徒功在太原有如此未幾兩京收二聖歸九廟建乃安
慶緒雖走河東一帶尚為賊將所據河陽之甲未解也
史思明因為將烏承玢言偽降本朝司徒料其終必叛
亂乾元二年司徒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思明復
自池陽趣邠屢絕糧道已而思明殺慶緒帥偽位笑祿
山為無能既又縱兵河南泛火船燒浮橋賊勢益熾司
徒徵官吏引兵入三城賊懼不敢犯宮闕遂戰於中單

西大破之獻俘太廟是嘉山大捷後又獻捷也司徒之功其連破史思明有如此朝廷以司徒有功封臨淮爲異姓王司徒生平臨敵謀定後戰能以少制衆故性小敵勇大敵汴河千里司徒坐鎮爲萬里長城自河陽磨礮以來河南諸郡屢復屢失至思明歿朝廷以司徒爲河南諸道節度使威信素著調度有方千里之地方得妥帖司徒功在河汴又如此不幸宦者程元振忌其功口謀中傷讒言罔極此時身如秋葉在風雨中漂搖不保會吐蕃亂朝廷詔入授司徒自反誠恐有過未敢卽行憤悲遂薨而目終不瞑也司徒薨朝廷旣失梁棟河汴亦壞長城白羽扇不復麾矣蛟龍匣空自塵矣雖富平賜葬有似衛霍之接茂陵乃壁壘無光非復河陽之代僕射猶望史官表揚之耳蓋安史之亂司徒爲國家東征西討戮力十餘年及其末以小人中傷致功名不終爲見仇者快史臣得毋以讒口夜因其晚節沒其生平是不獨銜恨九京且令功臣皆灰心解體無復肝腦塗地之志庶幾以直筆洗拭之也今日寇亂未夷安得如司徒者起而撲滅無奈扶顛乏人艱危未濟徒令老病疲苶之人哭冢無由臨江灑淚此傷時盜賊未息興起李公與茶音藥疲也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鄭公瑚璉器華嶽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疑然
大賢後復見眉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
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

以上叙其少時

漢儀尚

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禹乘出
雪涕風悲鳴受詞劔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搖
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忠臣氣不
平寄論正觀體發揮岐陽兵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
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

以上叙扈從之功

匡汲俄寵辱衛霍竟哀

禁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尚書無履聲羣

烏自朝夕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
山重公本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四郊失壁壘
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書軍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
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
盈以茲報王願庶或禪世程以上治蜀之功炯炯一心在沉沉二
監嬰顏回竟天折賈誼徒忠貞飛旌出江漢孤舟轉荆衡
虛橫馬融笛悵望龍驤塋以上哭其寔空餘老賓客身上愧替

纓二句

自傷

哀鄭公者哀鄭公功名未盡展也鄭公爲關隴重器
生於華州稟克方之金質齊嶽降之姿况少年老成不
媿爲其父挺之大賢後奚翅冠守清舉也其志氣則開
口便欲取將相其恭謹則小心不放侮友生其質敏則

數行立下百紙不足當一覽其文雄則倅易萬人四座
莫不三舍避弱冠便陟清華非藉前人之蔭立朝不畏
疆禦常有觸邪之心鄭公少年時卓然樹立已如此當
年漢官威儀本自整肅無奈漁陽封豕忽爾縱橫羽書
自河隴飛來官吏盡倉皇奔竄鄭公於時從逢人而問
公卿之消息實茫昧不知萬乘之出奔繼而追及玄宗
於劍南恐謳歌之猶屬因而回謁肅宗於行在知天命
之有歸先受辭者心依故主也次調帝者我君有子也
此時立朝靈武雲臺之仗無多卽位朔方沙塞之旌未
定江山戎馬二聖之音問罕通笳鼓淒涼兩宮之情憤
都檢壯士披髮相看血忠臣裂背憤氣難平乃鄭公
志存撥亂欲復貞觀之舊儀意在除寇指割岐陽之兵
勢從此感激人心皆奮俄而大舉宮闕將收四郊父老
牛酒重迎原廟崇恩丹書再頒鄭公於扈從將匡復之
功有如此顧鄭公與房庀皆玄肅舊臣也當年蜀郡功
臣原與靈武房庀既戮肅宗之鱗鄭公難免一網之去
所以鄭公爲匡汲之直不能長膺帝寵旋至於辱如房
庀有藹霍之勲竟至客死街哀何有於樂乃鄭公於會
府之地嘗四登矣華陽之兵亦三掌矣自節度華陽遠
避廷闕張敞柳色空清舊臺鄭崇履聲不聞殿上宿臺

人去雖絕羣鳥，飢渴風清已無白馬，諸葛之澤西川皆
被艾翁之化。三年有成，鄭公來吐蕃，不敢犯邊，唐鄭公
去賊臣遠以謀叛，逆是雪山之輕重，係鄭公之去來，而
鄭公不恃，斬餘留心，記室壁壘失而鄭大夫無辱，雪山
輕重可知矣。虛館閑而將軍有揖客，何遜子荆威集矣。
關山澗水依然，丘壑之心鼓瑟吹笙，不廢雅歌之樂，而
鄭公惟念切憂國故，尚杯不敢痛飲，且情深問俗，故觀
釣卽以觀風，窺其意，直欲使吐蕃盡滅，巴蜀富，有以此
報主之願，永爲後尹之程也。鄭公治國之功，又如此，何
關寸心猶在，二略忽摧，壽促，頻回悲同，賈誼今日者，旒
飛江上，櫂下荆門，馬融之笛空橫，帳前龍蟻之聲不知
何處，顧此身上簪纓，猶是故人遺澤，懷舊之稿烏能已已。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

四句美其

貌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類出人。獨非時禮異，見羣臣愛

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

以上泛叙帝眷

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駢詔王

來射雁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鞞內上又回翠麟翻然紫塞

翻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爲新王每中一物手

自與金銀

以上陪佩

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竟無銜屨虞聖

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惟帝老大皆是王

忠勤

以上諫獵

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竇道大容無能永懷侍

芳茵好學尙貞烈義形必需巾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

以上叙其好賢能文

川廣不可沂慕久狐兔郊宛彼漢中郡文雅見

天倫何以開我懷泛舟俱遠津

又借漢中王陪說

温温昔風味少

壯已書紳舊遊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以哀意結

哀汝陽者哀汝陽德器才學爲親藩冠又以舊遊王門
早逝可傷也汝陽爲讓皇帝子眉宇非常昔者邯鄲
淳歎曹植爲天人汝陽亦然張說見忠王浚曰我觀太
宗畫像雅類忠王汝陽亂異亦猶是云宜其神采煥發
若映塞外春光也往者開元年間主恩眷顧有加無已
禁中出入不必以時殿上接見禮殊尊榮夫豈於汝陽
有私亦由汝陽謙潔故不獨禮異羣臣抑且親倍骨肉
就陪獵一事猶憶上皇聽政之暇適當風雪之晨偶發
興於遊田遂脩道而清蹕爾時旗仗纒紛翕然若一馬
蹄騰踏蕭若無聲帝曰欽哉汝陽佐朕從禽王曰敢不
共命爲王格猛王鳴弦而飛鞞上據鞍而回麟遂落逸
翻於雲中乃拂弓輪而如月胡人中多天顏自若汝陽
查發資予輒加乃至尊手中纔頒命中之賞而汝陽袖
裏已抽諫劄之書王之扣馬欲陳此意原由蓄積帝之
銜厭無變聖聰亦賴開邪於是罷獵而萬物蒙不殺之
仁簡出而百官省供給之費非獨帝老戒切毫荒亦由
王忠吉多正直汝陽致君不獨諫獵一端亦足例其餘
矣且好客置醴招賢其道大不以無能見外芳茵也更
好學尚論古人其才優有時揮翰神來篇什也今日者
渺渺巴江我濟川無具荒荒丘墓王孤兔爲却猶幸漢

中尙存近已出峽遠泛我之悲懷何日開哉惟是生平
風采恍然在月至於若謹潔若忠勤若好賢若勤學昔
年少壯一一書紳言念舊遊忽焉磨滅與
我衰謝俱酸辛不禁也其能已於歎舊與

贈秘書監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

四句
泛起

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抵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
散金石追琢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

八句總叙
其文才

千謂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

白揚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宗儒俎豆

事故吏去思計眇昧已皆虛跋涉會不泥向來映當時豈

獨勸後世

十四句叙
碑版之作

豐屋珊瑚鈞麒麟織成燭紫駟隨劍

才言
凡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衆歸調給美擺

落多藏穢

八句美其能散財

獨步四十季風聽九臯唳嗚呼江夏

姿竟掩宣尼袂

以上哭其多才而歎

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滅

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

六句叙忠其立朝忠

貞負冤恨宮闕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癘日斜鵬

鳥入魂斷蒼梧帝樂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廷竹

風擁文侯簞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

何深瘳

以上叙其貶斥至歎

伊昔臨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東都別

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

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錠捷忽不

閉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伉儷詞真作

公自注和

杏嗟

玉山桂鐘律傲高懸鯨鯢噴迢遞

十八句叙禱遊兼美其詩

坡施青州

血燕沒沒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綫舊

客舟凝滯君臣尚諭兵將帥接幽薊朗詠六公篇

公自注桓彥範

敬贈崔玄暉張柬之哀恕已洎秋相也

憂來豁蒙蔽

以上哭其薨

哀秘書者哀秘書文章為天下重遇讒而死為可傷也我長嘯天地間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高才惟有李公耳蓋李公為李善子善注文選行世是李公於詞林獨有根抵也凡作文者筆以健為優製以清為貴李公有健筆有清製健則風流散布能令金石等鏗銷追琢精工直使山嶽同翠嶺清則窮造化之情狀毫芒畢見貫天人之義類分際皆明李公為此將以傳世乃干謁者來矣李公著作諸體悉備其碑版最優使干謁者無不滿望而去乃其凡例森然某文某體毫不假借若首為墓碑若者為塔碑若者為廟碑若者為學校碑若

者爲去思德政碑李公盼昧所及虛已應之跋涉來者
路雖遠曾不泥也其在生前已足照耀何待身後使人
興起當時所得器文貨或豐屋或珊瑚或織罽或紫駟
或劍几殆無虛歲然物以義取得所當得乃李公不以
自矜用刑嗣給非以豐屋贈人則以紫駟惠客其於
瑣劍几之類亦猶脫驂分宅之遺庶免貨殖之穢循懷
未濟之慮當時在衆人美其朋給在李公不過擺落多
蕪之穢耳獨步四十年聲名四播如鶴遠聞何圖江夏
無雙之才今日既萎遂掩宣尼之袂乎乃李公不獨文
章富贍其直節震朝廷更有過人者往年李公仕武后
朝惡在朝多寵嬖於太常韋巨源謚議旣批之以示戒
否尤痛絕張昌宗兄弟因宋璟請付法斷一言李公請
肯二豎股栗一時詎謾朝廷遂有臺閣風生秋爰清齋
之象忠貞如李公者安可一日去朝廷無何坐與張柬
之善遂貶雷州當時帝在房州內主垂拱宮闕遠聞
見如綏旒之隔李公含冤覆盆誰照於是放逐聯翩困
頓炎瘴日斜鵬鳥來止其門雲斷蒼梧招覓無所榮枯
任運稅駕何途蓋當時雷州貶後又貶崖州崖州貶後
又遷恬州恬州遷後又發陳州凡爲刺史非一次漢廷
之竹屨分也所在必親賢下士文侯之簪常擁也至汲

郡刺而李公窮矣在汲郡時會柳郁有罪下獄吉溫令勸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行賂遺李林甫因傳以罪詔就郡杖殺之身非蔡邕乃坐洛陽之獄命懸林甫竟投吉綱之中原其禍胎由於負謗但當時朝廷欲誅李公亦易爲力何必以賂遺誣之爲此深賢耶伊昔天寶年間陪李公宴遊歷下古亭我以後輩托公末契嗣後東都叙別曾幾何時彼時論文屈指崔顥蘇頌已成長往近時李公所服者楊炯雄才其所輕者李嶠靡麗此亦是非之公與張相國論原爲臆合何至兩賢相戾夫亦用有干將莫邪之戒而我深惜其開鏡不閉也而獨於吾祖奉和李嗣真之作則恍惚而歎服之信乎其詩能接踵吾祖不愧爲桂林一枝崑山片玉而音諧鐘律氣吐鯨鯢惜乎已矣杖殺青丘血高坡陁之士誰收白骨草沒汶陽之墟哀贈不聞恩波有符子孫如錢舊客窮途感今追昔增痛悼耳且李公嘗從楊思勗討賊有功不偏長於文優於節更諱諫於兵今日朝廷宵旰論兵將帥接踵兩朝若得李公何難以偏師靖之至於六公之篇我嘗謂其壯麗警拔殆感憤而作由今思之其於六公必意氣相期所以批謚議折二張侃侃不阿能追

○隨大公之後一朗詠焉宿憂頓解歎舊之感於公彌切
云○憶昔一提曰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秋痛其才也
往者一提曰終悲洛陽獄事述小臣斃痛其誣也伊昔
一提曰坡隨青州血蕪沒汶陽牽痛其身後也凡例以
凡字發明義例也本社預左傳序發凡以言例註云如
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於是解盟之類有五十條皆以
凡字發明類例麒麟藏成類言例上織成有麒麟之形
如舍人樹段詩中有掉尾鯨一例或作麒麟泥霸係毛
織故也賦下有紫駟馬亦不得復用延揭厲朱註引
說文捐高舉也言朝廷之恩尚待高揭而揚厲之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齊究讀書東獄中十載考墳典時下
萊蕪郭忍飢浮雲矚負米晚爲身每食臉必泣夜字照蕪
薪垢衣生碧薜蔗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學蔚醇儒姿文
包舊史善以上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釐射策君東堂宗

好學

以上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釐射策君東堂宗

匠集文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自負椽吏亦

累踐晨趨闔闔內足踏相音跡

以上一

麾出守遣黃屋朝

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尊酒斷此朋知展

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順逆辨范曄

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意載從祠壇墀

以上陷賊不失節

前後百卷文枕籍皆焚櫛纂刻楊雄流溟漲本末淺青熒

芙蓉劍犀兕豈獨刺反爲後輩褻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

芝事絕萬手攀垂之後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懸黃金胡

爲投乳贖

以上傳世文章見衛後章

結交三十載我與誰遊行榮陽復

寂寞罪罟以橫冒嗚呼子逝日始恭則終壽長安米萬錢

凋喪盡餘喘賊伐何當解歸就阻清汚尚纏潭水愆永負

高里餞

以上哭其歎

哀秘書者哀秘書忠孝文章始終於寒為可傷也凡
人少孤則不能自振少孤而貧則不能讀書以成名秘
書少孤矣以齊充為文學荆東歲多古人蹟客遊其處
讀書十年時從東嶽下萊蕪自傷親沒負米為生故每
飯必泣然也夜則焚薪照字以勵志日則碧蘇生衣而
不知飢餓空乏勤苦至是者誠不甘自廢欲讀書成名
報親地下耳其孝如此已而學貫經史蔚為大儒辭幽
人赴京國登堂獻策對闕揮毫天子題名魏科直授往
日讀書東嶽者文章遂食報矣然猶屢任掾吏勤趨職
事循塗守轍繩尺不棄未幾出守東平還授司業國家
隨有祿山之亂爾時乘輿奔竄風吹劔閣之塵感從差
池身陷穹廡之內尊酒絕朋知之展幽憂經寒暑之更
此心匪石不可移也偽署橫加不屑愛也俄而兩京復
至尊歸欲盡綱常先分順逆丹鳳門下條陳從賊之刑
獨柳樹前送有銜刀之客范曄有顯兒之痛李斯含牽
犬之悲而秘書松栢獨青再知制誥祠壇從祀復顯明

堂其忠如此六抵忠孝文章不能兼有秘書忠孝矣文章又復卓絕蓋由讀書東岳經十載之錫研積學醇儒貫千秋之墳典所以前後百卷無非禁衛詞章雕刻絕類子雲其沉深也溟漲猶淺其快利也劍鋒未銛無奈子雲草玄後輩見侮故人如我同病相憐蓋秘書之本是靈芝絕人奪賈知希自貴留為勸懲在秘書未嘗為呂韋懸金自矜絕作在後輩何至如乳虎狂噬適成福衷其文章又如此何圖結交以來忽焉長逝而况鄭虔罹罪又遭貶斥乎邈秘書一生蹇多泰少少孤蹇食貧蹇陷賊蹇遭後輩之海益蹇至於以餓而死視他人之歎為尤蹇安在其泰就其曾登科名叨侍從亦始泰則終蹇耳歸帆阻滯老病漳濱斗酒隻雞未申哀餒為此慘然歎舊也○公誦蘇漢詩曰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此篇齋房芝數句定指其文孔贇承後輩說舊引王璵祈禱事未合乙科漢書儒林傳射策乙科射策甲科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鷄鵠至魯門不識鐘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

四句與

榮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乃氣清爽天然

生知姿學立游夏上

六句總叙其才華

神農或缺陷黃石媿師長

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耆叢何技癢

注公自

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又著蒼叢諸書又集胡本草七卷

主臬經星與蠱

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神翰顧不一體變鍾

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

以上叙其多藝

昔熾書畫圖新詩

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悞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

仰

六句叙其知遇

嗜酒益疎放彈琴視天壤形骸質土木親近惟

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

六句叙其放達

晚就芸香閣胡塵

昏塊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老蒙台州椽泛泛浙江

樂履穿四明雪飢拾楮溪椽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天

長眺東南秋色餘魍魎別離慄至今斑白徒懷曩

以上叙其既請

春深秦山秀葉墜清渭即劇譚王侯門野稅林下執操紙

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疎濶平昔濫吹獎

以上追叙長安舊遊

以下哭

百季見存沒牢落我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

緜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

公自注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

哀榮陽者哀榮陽出非其時至被污死貶所為可悼也

爰居本海鳥飛鳴海上得其所矣魯東門何地忽焉

至止彼鐘鼓大喪其又何知孔雀之身或凌赤霄或托絕垠翰羽冲天驚距自衛然皆負增嬰撥羽毛入貢用

於人者然也榮陽志在山林無慕爵祿倘爰居不識大饗乃多才多藝不免為世用雖思霄漢難免樊籠非孔

雀而何榮陽一生定於此矣榮陽始為大儒見賞名華其踞地能壓倒公卿其稟氣得扶輿清淑其姿生知其

學游夏涉獵方外博采衆長函神農所未窺愧莫不爲
師長纂本草則西極靡遺論籍畧則掌中可指貫穿成
集蓄叢名書雖曰生知亦由技獲不獨此耳更通地理
兼曉星經策刻既工丹青尤妙其博與然也其詠諸狂
也庶幾于雲之侶夫豈方朔之儔且其書法視鍾而兩
若論文章天下無雙至今金榜之間尚懸策陽之字當
時榮陽嘗畫滄洲圖題詩自寫以獻玄宗一時畫蹟疑
直鶴爲發响玄宗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從此一經御
筆名重四方乃著作雖授宦情原少嗜酒自若彈琴自
若形骸放浪几杖蕭然傳舍官曹笑傲書幌此正如爰
居間鐘鼓愈思海上孔雀樓雕籠彌望赤霄也芸閣幾
登胡塵忽起雖陷賊而投水部仍戀闕而達客章榮陽
之心似可原也乃一朝點染滌盪無由蒙末減而就謫
台州泛浙江而竟成長往四明之雲雙履爲穿猶溪之
橡一飢莫療無復彈琴嗜酒之興矣紫芝之曲此地並
聽杏壇之席伊人安在無復几杖書幌之趣矣長天
絕見物爲鄰離別到今徒懷宿昔緬想我與榮陽于
年間在長安時每逢春秋好景非笑傲侯門即邀遊林
野非賦詩見志卽酣飲爲樂感時托興觸物多情何圖
回首詞場頓成契濶雖平生吹楚之誣依依不忘乃百

年存沒之情落落安在幸存難弟亦嬰世網他日片帆
南下直指江樓聊述飄蕩之懷一申彼此之痛庶幾得
見秘書如見著作云爾歎舊之思又烏能已○竊鶴偶
一饗雖指滄洲書言其實語意亦似惜榮陽自獻之悞
也滄洲玉陛本不相涉滄洲寡鶴發玉陛之響豈不大
悞點染無祿遺以酒賊爲點染也點卽玷秦州勅目詩
宮臣仍點染
句闕意似合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

江海思復與雲路永

六句贊其品格

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頰上

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黷退食吟

大庭何心記榛梗骨驚畏曩哲鬢變負人境雖蒙換貂冠

右地惡多幸

以上叙其立朝心事

敢忘二疏歸痛迫蘇耽并紫綬映

暮年荊州謝所領庾公與不淺黃霸鎮每靜

以上

賓客引

同調諷咏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

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蛟螭倚薄

巫廬並綺麗玄暉擁賤誅任昉聘自成一家則未缺隻字

警以上

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舊林戀闕悄延

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

讀徐禪碑猶思理煙艇

以上懶其身後

哀相困者哀相國志存王室玄宗不能用其言爲可惜

也江漢以南皆曰南紀相國生其間秉渾金璞玉之

姿又矯如仙鶴霜毛獨整此其意嘗在江海雲路間耳

去江海上玉堂舍雲路倚金華者誠欲致君堯舜暫違

箕穎之志也河北有碣石山碣石在燕爲棘虬反處先

是祿山飛揚跋扈歲月巨測已有崢嶸之象且天地間

目生蛙黽如子陽井底何代無之當時相國早知祿山
必反請上正法惜玄宗不納使其勢歲燦燁其徒日蛙
黽從此治遠亂生大庭之化不可復得惟有退食冷想
至於林甫媒孽直棒梗置之耳顧筋骨而頰鬣嘗以襄
朽不能追踵前賢爲恐攬鬣毛而復髮尤以偷生無所
裨益人世爲羞故貂蟬換不爲榮右相罷竊自幸也當
年疏廣思歸乞骸之書屢上蘇軾長母奔哀之召還來
終養既乖痛迫不免未幾左遷刺史出牧荊州使公乘
典武昌之明月依然黃霸循良潁川之鳳凰宜下乃相
國宦跡亦遂以荊州終也若其詩文尤一代作者座中
賓客必引同調之人有時咏吟盡斥俗吏之務無論當
境詩罷才尚有餘不但造端篇終語猶精警如黃鍾之
律泝實交弘若大烹之和辛醲畢備顧此一陽淑氣乃
君子心也不用諸事業用諸文章者何與彼時賢相如
宋璟韓休皆已卽世子然相國何異孤陽使朝廷始終
信任猶望陽回之日况宰相本有調和鼎鼐之職使相
國不見忌於林甫庶幾乎斷梅酒醴相與有成無奈羣
陰滿朝孤陽不振協恭絕望公爵空倉乃知君子心用
才文章境有大不得已者托之於此今日一散帙而蛟
螭猶盤忽倚薄而巫廬若時才情則玄暉並駕賡誅則

彥昇北肩不媿專家尤工雙字千秋滄海之濱才名永
播未鳥南方之宿姓氏同懸解組投林思遂箕山穎水
之志戀闕延頸依然大庭土階之心相國一生如識祿
山必反不與林甫巨奸大節炳然不可泯沒良史巨筆
亮無所遺至若大庾嶺南自生相國金璫已無留曠相
國既逝仙鶴遂夫人間今日者亮已荒蕪絕跡矣我與
相國當年以地位相懸禮數遂隔一生制作上請闕然
嘗讀州馬徐君碑文所云醴泉無源靈芝無根等句知
相國於布衣徐穉特闢幽光庶幾於杜陵野人曠世相
感何日理艇問道爲我懷賢之思也○蘇絕作無絕非
朱註又云其人
沒而史筆遂絕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崔爲公舅氏時爲羽
林軍屬官徵入教練

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颯飗定山桂低回風雨枝我聞
龍正直道屈爾何爲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誰
以上傷官
其道屈官

聯辭冗長行路洗歎危脫劍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沉鐵
佩闕教練羽林見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分軍應供給
百姓日支離黠吏因封已公才或守雌燕王買駿骨涓老
得熊羆活國名公在拜壇羣寇疑冰壺動瑤碧野水失蛟
螭入幕諸彥集湧賢高選宐鸞騰坐可致九萬起於斯復
進出矛戟昭然開門彘以上龍其入朝會看之子貴歎及老夫衰
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舅氏

多人物無慙困翻垂

以上自慰

評事才本天馬來自渥洼今日如定山桂飄搖風雨者
亦暫屈耳夫龍性正直屈則不能有爲評事唯諾元戎
之命自傷知已之難何以異此忽然應召辭冗吏謝王
人脫劍揚帆隨春色入京都翔翔鳳闕教練羽林行見

天子早朝雲臺移仗許事尾從此其時矣方今軍需勞
午復芻不支賸百姓之膏飽黠吏之腹許事猶然守賊
不思有爲乎天子得許事如金臺駿馬後車熊羆活國
則黠吏可風拜壇則羣寇可靖乃許事操守之廉果然
冰心在玉壺是可活國者將畧之優果然蛟螭可立剪
是堪拜壇者此時入幕雖有諸彥賢如許事尤充高選
從此騫騰遠到尤萬何難俄然榮戟揚門戶有旌節矣
鼎彝開勛名勳大呂矣之子之貴誠爲可喜如我之衰
亦似可傷向者談兵之次之子言若夫江今日得志之
餘尤望爲我披霧庶幾鏡塵一拂顏面重光蓋以舅氏
一門原多人物今日此行正如西極之馬萬里橫行定
山之柱無復風雨龍正直而已伸道大行而不屈我之
困翻何嫌
低垂也已

寄岑嘉州

公自注州
據蜀江外

岑參自部郎出守嘉州杜鴻漸至蜀時表奏爲職方郎
中鴻漸遣朝寓居於蜀此詩當在大曆元年春參初爲
嘉州
守時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開塞遠豈

意出守江城居

四句寄詩之由

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

疎謝眺每篇堪諷詠馮唐已老聽吹噓

四句寄詩之情

泊船秋夜

經春草伏枕青楓限玉除

應不見故人句

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

雲安雙鯉魚

抵故人素書作結

嘉州我故人也十年契濶今守江城幸矣外江與三峽地原相接惜也斗酒與新詩晤則終疎似君之詩真謝眺也信堪諷詠似我之老已馮唐矣敢望噓吹猶憶客秋泊船於此忽然又經春草目憐伏枕常傍青楓豈能再到玉除古詩云贈子雙鯉魚中有尺素書今日選何物以贈君雲安雙鯉魚可附尺素庶憑破水得達蜀江我心慰矣願逢顏色開寒時正指秦州寄詩時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濕白

鷺羣飛太劇乾

四句遣悶之景似與

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

盃寬

二句遣悶之事

惟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結遺戲呈意

江浦雷聲喧於昨夜則春城雨色動於曉寒此時悶矣

適見黃鸝樹頭雙坐交愁其濕夫黃鸝並坐似可無悶

然且交愁又見白鷺江上羣飛劇喜其乾夫白鷺羣飛

已可無悶况於太劇我何如哉彼道悶之具無過詩酒

詩律須細細必漸進我亦晚節能然耳夫詩律之細取

必於已酒盃之寬取必於人是必曹長矣曹長愛客尤

愛清狂之客清狂如我頻來不厭是真數去酒盃寬者

向者黃鸝並坐白鷺羣飛始爲我兩人寫照又何悶不

哉

憶鄭南毗

黃鶴曰玉色鮮潔者曰毗一作憶鄭南寺一竟作憶鄭南

鄭南伏毒寺瀟灑到江心

二句承鄭南

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

二句承江心

風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泮水龍蛇只自

深

四句憶亦承江心結

我前爲華州功曹時道經鄭南此地有伏毒寺瀟灑之趣直到江心江心珠閣石影銜之江心泉聲玉琴帶焉此時我於風杉上曾爲曙倚雲嶠間幾度春臨今日身在天隅想鄭南之寺不啻萬里憶蒼泮之水龍蛇自深安得石影重來泉聲還送哉○鄭南鄭縣之南隸華州公出華時有題鄭縣亭子詩首句曰鄭縣亭子澗之流縣作平聲水經注引風俗通曰縣立也釋名曰縣也懸於郡也十三洲記曰縣弦也故宜作懸題亭時在春故詩中有宮柳蜂燕等句而憶鄭南詩中有雲嶠憶春臨句也

愁

公自注強戲爲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獨

樹花發自分明

四句所
愁之景

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

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

四句所
愁之事

江草本綴人者今乃日日喚愁耶蓋由我故鄉山水自
有渭水秦山未嘗無情今巫峽水聲泠泠不反殊非世
情耳枝盤澗之水不宜於浴鷺之浴也何等心性獨樹
之花豈望其發花之發也偏自分明况十年戎馬暗而
不聞殊方賓客一身將老既已賓客老孤城則與渭水
秦山而終遠既已戎馬暗南國則與復虎縱橫無已時
宜乎江草日日喚愁生也○公詩慣用底字底作何等
二字解如花飛有底急言花有何等事而急終朝有底
忙言終朝有何等忙而不來文章差底病言文章差比
何等病此曰盤澗鷺浴底心性言盤澗鷺浴是何等心
性虎比暴飲之吏時用

夔州詩

太曆元年

移居夔州郭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

四句移居

四句移居

事情

我病後遷居良非得已顧此柳色依依若有離恨亦誰
知催柳別也春知之耳而况扁舟將放適值清流亦誰
與放船清也江與之耳春知江與春江有情哉惟是客
中遷次謀生之事難言農事雖興但聞人說病裏移居
遷喬之計莫遠山光雖好徒見身情我去雲安還白帝
別無他故念雲安險峻斷石峭岷垂老危途豈容嘗感
夔州土勢稍平今日暫圖
休息誰謂從此定居也

船下夔州郭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晨鐘
雲外濕勝地石堂煙

六句船下夔州郭雨濕

柔艣輕鷗外含悽覓汝

賢二句不得上

岸別判官

放船下郭抵暮依沙沙上月光娟娟可愛忽然月隱風起因風起而亂春燈風止江鳴聽江聲而知夜雨庶幾天曉起別判官米幾雲外鐘聲沉沉帶雨遙想石堂勝地暮霽籠烟泊沙之舸又作解纜之行矣雨後江平騰柔喜不着力江平水闊鷗輕任其所如此時欸乃一聲已在浮鷗之外言念判官凄然欲絕耳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人風燈照夜欲三更

二句沙頭宿鷺聯拳夜景

靜船尾跳魚撥刺鳴

二句夜景中所聞見

江曠故月近其去人只數尺既有江上月復有風前燈夜如何其欲三更矣江月風燈時沙頭所見者有宿鷺其影聯拳船尾忽聞者有跳魚其聲撥刺此時孤舟旅夜伴我者天上月舟中燈沙頭鷺船尾魚而已

上白帝城

城峻隨天塹樓高更女墻

二句白帝城

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

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六句

上城之感

峻矣白帝城隨天然之石壁而築也乃樓之高更出此城睥睨上峻且險矣但人之可思者不在險在德彼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至今見江流思夏后氏德不衰若楚襄王雖非夏后比當其披襟御風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是猶知有民也未幾悲角一傳已知日暮夕陽忽報不可久留因歎白帝高城本是公孫所築當年恃險躍馬帝今日登臨但思夏后德襲王彼公孫恃險徒笑耳公孫自尊大意雖長而何益矣○不言公孫誅滅之年却以公孫恃險之日時崔肝方戰梓州李張獻誠旌節是初恃險

謁先王廟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伴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

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霸氣西南

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原過楚劔閣復通秦以上叙舊俗存

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

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以上叙絕域歸舟

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

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幃幄飄零且

釣綸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以上調廟時情事

雲從龍風從虎本主臣得志之秋乃先王君臣其爲風雲會獨惟濟者蓋因當年乘時並起若孫若曹各有其人

力敵勢均三分而立先王有一統之志止於偏安坐是經綸不展耳然復漢長策留待後人欲復漢必取中原

取中原非諸將不勝任爾時諸葛受先王付托誓取中原

中原悉衆出斜谷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屯田久駐軍

民雜處何圖天不祚漢極盡勢窮嘔血而死遂使伯氣
歇郊園屯豈特中原卽錦江劍閣不能終爲漢有仍過
楚復通秦卒歸司馬氏也今日山荒鬼哭所見虛瞻枯
木往跡徒留竹月苔春景物非故猶幸人民雖換歌舞
不衰耳我非舟絕城聚馬荒城對此搖落之辰更歷風
塵之久言念當日關張猶耿鄧今日與關張並者豈無
人也其功與耿鄧俱者豈無人也奈何應天之才諸葛
同量得亡之契先主難逢運暮之才尚堪韓韋憑零之
迹但守釣猶憂國血淚與諸葛俱咽寂寞此身并慘滿
風雲而無緣俯仰今古涕泗沾巾矣○公收京時身與
羸從亦中興之作自
傷流落萬感諸葛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

二句寫景

猶聞解後主不復臥南陽

寫意

臥龍遺像落而殘矣廟在山中者亦草木徒長耳瞻仰
武侯猶聞其辭後主而出師自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回首南陽草廬尚在，不復更向南陽而高臥。其始終爲漢何如也。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

承八陣圖句

遺恨失吞

吳

承功蓋三分句

武侯之功大矣。天下雖三分，其功足以蓋之。但三分已定，此外豈復漢有功難止此。若其推演兵法，所作八陣圖，雖司馬懿亦歎爲奇才。至今陣圖猶列江上，而石不爲江流所轉，所遺恨者吞吳失策多事三分外耳。要豈武侯志哉。武侯未出籠中時，三分已定。其後昭烈征吳，武侯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則征吳非武侯意矣。故曰遺恨。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

公自注：越公楊素也。有堂在城上。

像
存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蔓草茅柱穿

蜂溜蜜棧缺燕添巢

六句白帝城越公堂

坐接春杯氣心傷艷藥梢

英靈如過隙宴行願投膠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卽拋

六句陪諸

宴公

隋室至今堂制已古。崑然城上俯瞰江郊當年落成勢
垂雲雨今朝荒廢地繁草萊破柱竟作蜂房棧空添
燕窠越公之堂如此今與諸公同宴春盃在手艷藥難
看者蓋因堂上有越公畫像往日英靈已如過隙如此
艷藥不能常保耳然我輩相期願同膠漆
休問東流之水努力生涯常圖宴行可也

杜詩闡第二十二卷目

白帝城樓

上白帝城

古栢行

夔新行

最能行

覽栢中丞制詞

遣懷

王十五閣會

暮春

寄常徵君

園官送菜

課伐木

除草

引水

園人送瓜

信行修水筒

催宗文雞柵

示阿段

貽柳少府

峽中覽物

寄李疑

雷

火

熱

終明府水樓

戲呈元曹長

牽牛織女

毒熱簡崔評事

雨

杜詩闡卷二十二

同學王月藻却非氏闕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元年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仄旌旒悠獨立縹緲之飛樓

二句登樓

峽坼雲霾龍虎

睡江清日抱龜鼉遊

二句近景

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

長流

二句遠景

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

二句登樓所感

此尖仄者白帝城但見旌旒飄揚耳乃藉辨於城上者又有飛樓獨立一望舉世無徒矣此時峽坼而雲霾其

中疑睡龍虎江清而日抱其外若遊龍巖東有扶桑樓
在扶桑西則西枝出枝大而撐幽海中之斷石皆封泉
西有弱水樓在弱水東則東影生影微而映日泉水之
長流若隨也杖藜數世此何人哉泣血回頭亦可哀矣
○峽坼雲霓狀蜀亂也江清日抱望反正也扶桑東向
朝陽所生今西枝封石小人蔽主之象弱水西逝華夷
之限今東影隨流蕃寇內
証之象此皆世事可歎者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

以上上城

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

猶擁蜀賦飲尚輸秦不是煩形勝淡慙畏損神

以上上城之感

世事無常卽一上城許多變態而幾回新也仰觀天意
晴雨無常雨雖變於今朝春則依然萬古獨英雄事業
不可問耳當年白帝亦一世雄今事業煙消空城但在
是下度道久任風塵亦不過取醉他鄉逢人話舊當此

蜀地干戈擁塞不散素中賦歛征輸未休衰年之人畏此損神故借形勝之地登臨自遣夫豈一上一回好頌形勝亦深以畏損神爲慙而已○崔旰亂蜀奪旌節又厚歛以賄權貴公曰賦歛尙輸秦以見蜀民正供自輸朝廷不爲崔旰接奪也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勇畧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自塵埃谷鳥鳴還

過林花落又開

以上白帝祠

多慙病無力騎馬入蒼苔

結繳上字

白帝安在空祠但存一片孤雲往來其上耳江山遼落宛轉荒城棟宇摧頽徘徊過客其在於今勇畧安在若論當日一世之雄如何酒肉空陳塵埃自落而况花鳥無情何知興廢哉於焉騎馬直入蒼苔夫亦自慙老病怯於徒步也

古栢行

成都丞相祠堂附先主廟祠有列栢公詩曰錦官城外
栢森森夔州孔明廟乃是特廟亦有古栢公詩曰孔明
廟前有古栢此古栢
行又兼成都祠栢言

孔明廟前有古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

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借以上夔祠

栢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二句承上起下憶昨路繞

錦城東先主武侯同闕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

牖空四句成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

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挽到夔州之栢大厦如傾要梁棟萬

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

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才

大難爲用

以上借
栢感歎

廟古栢亦古矣柯老如銅根堅似石其皮溜雨合抱不足其幹參天尋丈難量一栢也何高大如此良由當時君臣與時際會今日樹木爲人愛惜培之植之有此高大耳其在夔州者雲來而氣接巫峽與之俱長其在成都者月出而寒通雪山與之俱白夫巫峽係夔地而雪山在成都憶昨客成都時亦曾路出錦城東彼處武侯祠堂附先主廟者同一闕宮其祠前之栢枝幹亦崔嵬而郊原一帶則古矣其祠堂之制丹青雖尙存而尸牖中寂無人跡矣至若夔州之栢雖盤踞之地能占其勝乃孤高之勢難免烈風乃其扶持到今原賴神力正直不仆都由化工耳梁棟之幹大厦所需丘山之重萬牛難勝所以霜皮黛色其文章深自崑崙世已耳而目之愛借固多翦伐不少又誰爲送之匠石也今日苦心難免蠶穿當年香葉曾經鳳宿雖棟梁之具未有人求其丘山之重回首原在材大難用自古而然志士幽人尙安義命哉

負薪行

夔州處女髮半率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

生抱恨長咨嗟

四句夔州女

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

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鬢只垂頸
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灰生射利兼鹽井面

妝首飾雜啼痕地漏衣寒困石根

以上寫其負薪兼賣鹽之苦

若道巫

山女巖醜何得此有昭君村

二句諷辭

夔州處女老而無夫更遭喪亂嫁終不售從此一生抱
恨爲可歎也况土風更惡坐男使女其當門戶者非伐
薪卽賣鹽皆女子事十家八九負薪而歸賣薪得錢以
應供給雙鬢垂頸至老未筭惟野花山葉與銀釵並插
耳况登危集市之餘又兼鹽井煮鹽之勞比負薪更甚
直使啼痕滿面露處石根作勞如此巫山之女應盡巖
醜昭君之村何以得名甚矣人未可概論也○末二句
公鄙夔人以見夔原有昭君夔人不識當時昭君亦按

不售老灰

絕域者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貴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牒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歛帆側施入波濤激旋梢瀆無險阻朝辭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唐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行最能以上寫此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疎北客若道士無英雄才何得

山有屈原宅

以上風辭

人作習水乃能輕死夔州男子絕能輕灰者以在公少習水多也習於水惟駕舟之人爲然夔州男子強半皆駕舟之人無論貧富也在公少故小兒學問止於論語習水多故大兒結束即隨商旅或駕大舸以隨商旅之

大者或行小艇以隨商旅之小者遇波濤而料入有險
阻而如無計由白帝至江陵程有千里彼則朝辭白帝
暮抵江陵向也疑之今已日擊夫波濤險阻無過瞿唐
峽虎鬚灘此際獨津萬州長年爲最能耳但此鄉之人
氣量不廣南風則競北客則疎豈非北客多文才南方
少學問風俗如此豈有英雄復屈原者風發之祖何得
又生於此而山有其它甚矣地難限人也○水
回曰旋漣曰瀆舟過曰撒泊曰梢北客公自謂

覽栢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

載歌絲綸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

四句總叙

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

人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壘璠璣同心注師

律灑血在戎軒絲綸寶具載絳冕已殊恩

以上除官制語之由奉公

舉骨肉誅叛經寒温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每聞戰場

說歎激懦氣奔

六句再表前事

聖王國多盜賢臣官則尊方當節

鐵用必絕氛稜根我病日回首雪臺誰再論作歌挹盛事

推轂期孤騫

八句期望之完載歌意

今日喪亂豈易有此忠孝門適蜀中多故栢氏之功乃
彌著耳栢氏忠孝見於父子兄弟之同心其輸誠報國
戮力自中丞偕乃其功亦不自今日始自平段子璋徐
知道至於今錦江之沸已經三止至望之昏則能獨清
宜乎高名在昔久著旂常新恩至今復照天地今日此
舉中丞一門其子弟挺身前驅蘭玉並進齊心力戰血
滿皮車宜乎帝嘉乃功闔門議叙制詞則絲綸具載除
官則綬冕咸加也夫中丞一門子弟皆膺寵命或者疑
其有私不知中丞以至公之心內舉不避耳追維討叛
以來爲時已久客冬成都大雪山谷深數尺至今甲雪
猶凍旗塵未拭話及戰場懦氣爲奮豈非中丞志在王
室故驅骨肉爲前行不惜哉獨是主聖而國猶多盜臣

賢而官則須尊中丞鎮夔方當杖鉞秉節之日必使亂
根盡絕滋蔓不存斯錦江永清王墨常靖我自傷老病
今日絲綸之美固已親炙他年雲臺之勛誰爲表章作
歌之意無他還期聖主推轂俾其孤奮功名與日月爭
光可也○是年四月朝廷以崔旰爲茂州刺史楊子琳
復入成都作亂公曰必絕氛祲根謂此也至曰推轂期
孤奮便見旣當專任不
宜舍成都道統夔州

道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

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讐不

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以上敘舊遊之地憶與

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

臺懷古見平蕪砮礪雲一氣雁鷺空相呼以上敘舊遊之人先帝

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

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

和辭大燼

以上應首段

亂離友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托

存沒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凡馬

同區區不復有顏鮑繫舟臥荆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

孤以上應次段

宋中爲古梁孝王都亞陳留比貝魏我少遊其地此時
東都全盛戶口殷繁其陳宇高華直照通衢其舟車往
來幾半天下誠一都會然而土殉王客之歎人無身家
之戀挾白刃輕黃金但知殺人報仇爲快舉舊遊之地
如此爾時同遊則有高適李白飲酒賦詩日空作者登
臺廢古前無古人遙眺碣碣之雲恨不與高帝同時也
俯聽雁鷺之呼不屑與世謀稻粱也舊遊之人如此此
時先帝正有事於西域林胡海內殷富已不及貞觀年

間特未凋枯耳。兇帝侈然用武，自恃富強，猛將提戈，固非一人。長戟攻城，亦非一處。收西域，破林胡，費百萬而攻一城，豈無輸也。獻捷者不言棄組練而爭尺土，役夫盡矣。開邊者猶未已，孰知朝政失平，元氣盡削，祿山之亂遂作。追維昔遊宋中時，全盛天下，何可復得。戎馬餘生，舊交零落，年紀逝邁，歲月不居，存者已老，老者已歿。李白辭世，高適繼之，老病天開，獨我未死。高李爲馬中乘，黃人中顏，鮑龍媒一去，大雅淪亡。寂寂孤舟，寒江匏繫，猶幸遺孤尚在，庶幾努力加餐，留踐孔明撫孤之義而已。○白刃等句，正與先帝好武對針。蓋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瘢也。祿山掩敗，爲功故曰獻捷，不云輸。

王十五前開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

二句前開

情人來石上，鮮鱸出江中。

鄰舍頻書札，肩輿強老翁。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

六句會

前開春臺，適臨楚岸。細風乍引，新雨將收。情人王十五已來石上，而鮮鱸適出江中。有此雅集耳。我也叨君鄰。

近書札何煩君則念我老翁肩輿特近所借鮮
繪本俊味老翁是病身徒飽兒童有負隆情耳

暮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

峽長吹萬里風

四句寫峽中

沙上草間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

紅暮春鴛鴦立洲渚挾子鰲飛還一叢

四句寫暮春

病中興得快也峽中四面皆山因想瀟湘洞庭難奮飛而徒然映空也况雨連楚天風霾巫峽何以堪此於時淡上柳條濃陰垂閣城邊蓮葉新紅吐池遙望州渚間鴛鴦出雛時而飛挾雛飛時而下挾雛下不似人臥病掃寒長滯峽中不去也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楚妃堂上色殊衆海

鶴堦前鳴向人四句惜辭萬事糺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

二句贊辭開州入夏還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二句

慰辭

白水青山春光又虛矣歡君晚傍風塵夫豈得已譬之
楚妃向處深宮今出堂上誰復知其色珠泉譬之海鶴
向浮海濱今立階前便不免於鳴向人其色珠泉原不
改其常其鳴向人亦自表其潔所以作宦開州萬事雖
絀絕粒之素不改一官卽絀藏身之計未違况開州涼
冷不似雲安傲君可自遣矣○晚節二字當着眼凡人
少壯屢蹇猶望前途老而無成未免蹉跌宵戚扣角歌
曰漫漫長夜何時旦王處仲擊唾壺歌曰烈士暮年壯
心不已宣尼歎逝昭烈拊髀無非爲此
晚節故耳晚節傍風塵痛語非諷語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缺矧苦苴馬齒掩平嘉蔬傷小

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此而作詩

清晨蒙蔡把常荷地主恩

送菜

守者想其數畧有其名存

二句本

數日缺苦苣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

四句苦苣馬齒

齒掩乎嘉蔬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

棘暗長原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爲態何

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在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統

一經器物內永挂蘿刺根

以上傷小人始善君子菜不足道

志士採紫芝

放歌避戎軒畦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

結還比而作詩之意

總主念我之蔬見蕙菜把其名徒存其實不副所充數者惡草具進嘉蔬反爲埋沒天下事錄其醜棄其美如

苣藟進前嘉蔬道棄者何限園吏何知世事可感也今者戰伐既久中原荆棘豈無蕙草半爲苦苣所侵正如

小人充塞君子不得安其位而况葵苣又爲馬齒所壅一彼點染使麻雜執此何異薰蕕同器十年遺臭哉彼

蕙草在菑尚與芎藭爭一席地若紫芝者青山白石間
自保幽芳不屑與芎藭爲伍亦豈芎藭所能掩志士知
之採紫芝避戎軒一舉戰伐經時荆棘載路耳備因畦
丁有感世事一菜畦小可以喻大○當時朝廷任用宵
小如元載輩交結董秀卓倩英等有滋蔓之勢甚者魚
朝恩升座講易一時如李嶼顏真卿諸子皆被誅死苦
節之佩奪蕙草馬齒之一
氣摧蕙在此其章章者

謀伐木

井序

謀隸人伯夷李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止

維條伊攸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

是缺是補載截篠蕩伊仗支持則旅次於小安山有

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控突襲人屋壁列樹

白苟鏝爲墻實以竹示式過爲與虎近混淪乎無良

賓客憂害馬之徒苟活爲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

誦

長夏無所爲客居示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冥
會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
聲功課日各足蒼皮見委積素節相照燭

以上
伐木

藉汝踏小

籬當杖苦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
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蠆不
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
舍北崖嶠壯雷雨蔚含蓄墻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

以上
伐木

之故爾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

之以微寒其給酒一斛

六句結還
課隸人意

當此仲夏客居所爲惟有課奴僕爲伐木之役耳伐木不可不枵腹先餵之伐木不可無具必持斧命之入白谷深層巔月令仲夏斬陰木此其時也必持斧命之入白谷此不必多人日四根足不必久時屈亭午而卽返一日之功課畢木之蒼皮者委積盈庭木之素節者照耀滿口伐此何爲將藉以跨小籬使竹有所倚杖也所以然者空荒乳虎猛若熊羆得肉而甘之若使籬籬不固使知禁忌其爲人害豈獨于戈今日郡守栢中丞果爲賢主蕭然清淨已除蜂蠆之毒豈有害馬之虞惟是虎穴連山實逼處此夔人畏防非伊朝夕况我客居入國問禁尤宜加慎以示式遏今此舍西一帶白谷巔處崖嶠蟠雷雨蓄乳獸出沒牆宇推頽爾曹念我衰年實法酌獨目前且執爇而往轉盼秋涼給汝斗酒尚其昂昂給酒飯仁也不多取義也晨入午歸城也竹木交加慎也公平生經濟不能措諸天下見於小物克勤如此

除草

公自注
張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晨

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霜雪一霑

凝蕙草亦難留

以上見除草當速

荷鋤先童穉日入仍討求轉致

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

以上見除草當盡

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

二句除後之境

芟夷不敢缺疾惡信如

讐結出正意

凡有害於人者卽爲我讐若生阻修之處猶聽之耳惡
草害人已如蜂蠆雜然道左焉能避之我客居藉以散
憂惟此江色草宅之散步有妨矣雖高秋難免肅殺然
惡草焉能暫留必待他日與蕙草同盡不已晚與所出
身先童穉日入尚搜誠恐根株未盡遺種復生耳尤當
屏諸遠方俾之水土化勿使仍依舊丘滋蔓難圖草旣去
藩籬曠然前林可步矣草旣去前林淨盡松竹轉幽矣
周任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

絕其本根則善者伸疾惡如蟻古人豈欺我哉○周禮雉氏掌殺草有水火之化以釣舟致中央是水化也

引水

月峽瞿唐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

二句引水之故

雲安沽水奴

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

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

四句實叙引水

水資於井夔州則無蓋以月峽瞿唐兩崖高入雲中難以鑿井生理艱矣然未若雲安之甚雲安之水必出於活水直不給奴僕悲歎今移居夔之魚復井汲雖無心力已省蓋夔人皆飲山泉山泉蟠崑山腹取水者萬竹相連接筒而引潤下既便水直又免也夫斗水之直原無幾何但留滯之人生理難辦得免此直旅憂少寬云

園人送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栢公鎮蕤國滯務茲一掃食新

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鴿青滿眼顏色好

以上送瓜竹竿

接欣竇引注來鳥道浮沉亂冰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冰

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

以上食瓜

東陵跡蕪

絕楚漢休征討圍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四句感懷

地氣暖者百物早成江間炎瘴瓜熟不旱地瘠可知乃
栢公鎮夔掃滯務早奏績若先瓜期者於是食一新必
先戰士物雖少必及溪翁卽如此瓜傾筐貯之色青蒲
鴿瓜之最作者天浮瓜必須水嵌寶之水適從鳥道而
注竹竿引之以瓜浮沉其間蒲鴿之青巖泉相映不啻
水精亂土芝同而水霜沁齒枯懷得潤不獨今日圍人
還許秋蒂除時再令小童抱送也昔者邵平爲秦故侯
常楚漢交兵秦破避跡東陵種瓜以老今久絕東陵之
跡不逢楚漢之爭爾圍人非邵平故侯乃投閒種瓜爲
此勞人草草亦何意哉○當時栢公一門討雀肝有功
朝廷有絲綸之命今栢公鎮夔名爲坐鎮實解兵權此
絲綸篇有推轂期孤騫句觀宴章有應拜霍嫖姚句公

曰：閩人非故侯，以見栢公不應解兵種。此何草草，以見芟夷禍亂是其事也。芝草卽土芝，瓜本朱慈。

信行遠修水筒

公白注引泉筒也

汝性不如葦，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

四句贊其

性與水合

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厨會。

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餐，貌赤愧相對。

以上修水

筒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筭，謹足以殊殿。最四

勞之，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仍

贊語結應起四句

人不如葦，常見汝。則天性清淨，有過人者。清淨則通明，凡事識本源，無滯礙也。就水言之，亦有本源，不得其源，雖穿虎豹之羣，而靡益。且水性圓通，宛轉非其人之性，與水相因，亦不能得其趣。以汝性清淨於事，無滯礙，庶

乎圓通宛轉使修水筒必能因水性而利導之者今山
石碎水筒圻解熱煩汝者欲通山泉之流下與厨會耳
汝上雲端躡林表往來四十里似此崖谷荒險間日懸
未餐冒暑而赤我滋愧矣念汝不茹葷者浮瓜裂餅聊
旌汝功昔蘇軾有神仙之術投符井中而水出汝得水
源又焉用此古之勤勞王事者暑不張蓋汝獨熱不避
亦何假諸夫修筒引水本在崎嶇之外似乎曲也然水
流雖曲其性則直汝直如筆自能識水源少滯礙崎嶇
之外無不用意而泛應曲當行諸勉諸○公三隸人伯
夷辛秀外此獨以信行稱必有取爾故特表之曰清淨
且曰識本源少滯礙終之以直如筆語意精
微如此裂餅用後周王羅臺使裂餅緣事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旅次轉崩迫

二句畜雞之故

愈風傳烏雞秋卯方漫

弊自春生成者隨毋向百翻驅赴制不禁喧呼山殿宅

六句

樹柵之故課僕殺青竹終日憎赤幘踏藉盤按翻塞蹊使之隔

墻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爲跡繼籠
曹其內令人不得擲稀間可突過齧距還汚席我寬螻蟻
遭彼免狐狸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勅敵

以上樹柵籠柵念有

修近身見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晰

四句示

不昧風

雨晨亂離滅憂戚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

四句

倚頽窮

歲晏撥頽去冰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陌

稅合起處
行邁等句

吾衰久矣行邁亦怯雖得旅次不勝前迫者衰年畏風
也聞諸本草烏雞愈風滋生宜廣惟秋卵不育耳前春
卵所有者今已百翻種類既蕃可無禁制此殺竹寒踐
不容緩也人畜不可並處地須務遠故驅之墻東樹以
高柵兒僕不妨均勞事須有別故殺竹課僕樹柵問兒
今日避暑歸來問兒柵務已將所殺之竹織籠爲局曹
雞於內狀使疎而不密有間可乘將齧距紛然還來汚
席與無柵同夫我之處雞嚴矣從此螻蟻免其啄而螻

蟻活我之處雞厚矣從此狐狸不得侵而雞亦遂生
幸哉百翻之中各長其羽他日如季郢鬪雞皆成劫敵
凡物小有所損犬有所益物固如此人亦宜然宗文所
當領取剖析者况能司旦風雨勿爽亂離聽之亦足遣
懷蓋物雖比鳥心同介石也我旅人生理蕭條賴此卒
歲今日拂務既了喧囂不開撥擯去穢快若氷釋但我
非尸鄉老翁祝雞爲業何爲役役阡陌問祇因性於行
邁爲拘留之故蓋不得已而阡陌云爾○篇中亦見仁
至義盡念其生成春卵不食仁也人畜有別騷之櫛籠
義也嗚蟻免嗥狐狸亦絕義中之仁長切不混勅敵亦
均仁中之義近身見損
益直決主理以示宗文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澀程
子尋源獨不開

四句
取泉

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

會稽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

以上贊
阿段

泉水夜生，落日斯花，竹竿所引，細泉攸分，泉分則知引水者不一人，而難免於爭。乃一郡之人，入夜而爭，但得餘漚，何其昧昧。爾阿段猶穉子，尋源而往，悄然無聲。又何了了。我病渴三，更頻回白首，兩轉聲一注，忽下青雲。當尋源時，若不知病渴者，急於須水，及傳聲後，方信獨不聞者，妙於引泉壯矣。阿段其尋源處，虎豹之羣，不知幾回穿入，我常驚聞侃胡奴有此異事。今日得爾，亦胡奴也。阿段勉旃。開元末，陶峴省親南海，得奴名摩訶，善遊山水。至西塞泊舟，佛舍江水深黑，謂有怪物，投劍命奴下取久之，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公用陶侃胡奴或者，卽此。蓋以陶

屍比陶峴也。

貽華陽柳少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
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溫。
並坐石堂下，俛視大江奔。
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暾。
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
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
老少多膈死，汗

踰水漿馮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

以上訪少府

指揮當世事

話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閣鬱陶抱長策義仗

知者論

六句美少府

吾襄臥江漢但愧識璠文章一小枝於

道未爲尊起予幸斑白因是托子孫

六句訪少府之故

俱客古信

州結廬依段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况

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歡兼

淚痕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

以上客中情事

高林古寺柳侯寓焉披衣一見溫其如玉因而共坐堂

下俯視江流火雲赫然川露初洗絕壁峭立朝暾忽升

我向曉相訪者蓋由南方氣候異於中原亭午觸熱每

虞暵歎而况愛子俊才何辭煩苦哉子抵掌時艱涕流

戎馬悲憤所激欲排帝閣蓋將抒策救時其如知已難

得知爾爲璠璣者獨我耳我之知爾何益於爾乃爾之

起予更非一端似子俊才卽我子孫如橋玄之遇曹公
亦有托矣今日同我客夔衡宇雖鄰山徑甚僻所幸下
戈不及客卽歌呼但子方壯年長策坐困應顧我而傷
我屈衰年子孫爲憂亦對子而慟餘生倏忽故埋丘墟
子悲去國我痛無家矣

峽中覽物

曾爲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

二句憶華州

巫峽忽如瞻

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

二句峽中

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

長薜蘿

二句峽中覽物之故

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結

詩興

憶我出華時曾以公事趨三輔爾時詩興觸發於潼關
往來者何多也今日華嶽何在巫峽崔嵬如瞻華嶽然
黃河何在蜀江宛轉如見黃河然我自去秋伏枕雲安
今遷居曰帝州中得病洞口經春衾枕空移薜蘿又長

覽於此職是之故然已無潼關詩興矣蓋山峽江形
勝雖不甚劣而地瘠民陋風土雜居有日出峽復歸中
原此將回首蜀中發高歌以舒憤
懣在日潼關詩興多者將復然也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疑二首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臺

四句奉寄

之指猿鳥千崖窄

承魚復浦

江湖萬里開

承楚王臺

竹枝歌未好

公自注竹

枝歌巴渝之遺音也

淮峽中人善唱謠

舸且徘徊

結恍惚留意

雲安毒熱避暑非宜庶幾乘秋風去雲安早下來乎卽
我今日若獲不過暫留將待秘書至同謀出峽以過楚
王臺直抵荊州耳所以然者魚復千崖同羣猿鳥楚臺
萬里一望江湖而况巴渝道曲名竹枝歌者本非好音
我之問舸遲遲未去夫豈愛聽此歌
亦待秘書之故秋風不遠日望之矣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

四句美其

能飛 班秩兼通貴公侯出異人玄成負文彩世業豈沉淪

四句美其能述世業

壯哉秘書往應沂公聘千金厚贈八尺偉軀似此行裝
具此氣宇飛騰而起豈徒然哉知其別有策而意度之
問自有神耳秘書謂之通貴宗室而秘書是班秩兼通
貴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通貴而復賢是公侯出異人漢
章立成能修父業復至相位秘書卽玄成召此文彩重
修世業今日班秩何足爲貴公侯異人允矣異人哉
按公於飛騰二字或主事業言或主文章言守歲曰飛
騰暮景斜事業也偶題曰前輩飛騰入文章也送崔洪
口飛騰急濟時事業也寄高適曰飛騰無那故人何養
文章事業公安懷古曰飛騰職代名亦事業此曰飛騰
知有策謂其以八尺身往而有爲屬事業此行將謂沂
公望其共濟時艱耳顧註云飛騰二字言行李之速悍

雷

大旱山嶽焦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惟此農事苦

四句總

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俯樓吁嗟

公私病稅歛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訴暴疴或前

聞鞭巫非稽古以上救旱虛文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

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脂上天鑠金石

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以上救旱實事昨宵殷其

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膈腸胃融汗

滋衣裳汚吾衰猶計拙失望築場圃八句言雷而無雨

火雲燦石亟望雨耳密雲不雨終無雨矣况南方瘴癘

惟旱彌艱獲人歌舞祭神率巫祈雨鼓聲喧嘩而真龍

不來終何益矣公私病稅歛缺瘡痍仰面告訴向誰訴既

舞雩擊鼓而徒然遂暴疴鞭巫之並舉豈知魯僖之說

無常神農之書竟評計惟務修省以格天心耳一銷兵

解蒲鎮之甲悉聽處分一減賦罷繭絲之政盡復本業

能若是雖水旱之數時或有之乃堯湯之聖庶免親臨
不然兵不偃征益橫勢必民胥爲盜因而金石鑠於上
豺虎亂於下二者相投反覺亢旱爲愈也昨宵雷作庶
幾雨徵乃風發如怒復吹雲散是神靈虛聚雨澤終際
年衰計拙場圃
失望亦奈之何

火

公自注楚俗大旱則焚
山擊鼓有台神農書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

四句楚俗

爆嵌魍魎泣崩凍嵐陰疇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

一灰燼雲氣無處所

以上火
於日

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

吹巨焰作河掉騰煙柱勢欲焚崑崙光彌燧洲渚腥至焦

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與土

以上火
於夜

爾寧

要謗譎憑此近熒侮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至

四句
責辭

遠遷

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臥江亭更深氣如縷

四句自叙

莫山之火經月者以大旱舉此燒蛟龍也夫致旱有出蛟龍何罪蓋將驚惶之以致雷雨此舊俗之可哿者其火自日已舉炭爲燭卽魍魎之族亦泣凍爲崩并陰冥之處有光火焚山木周圍傾落百泓皆沸何論木根泉源爲萬古物也况雲氣以青林爲處所青林仄嶺雲氣何依至於入夜赫然更甚其焰上燭直照牛女之墟其勢下騰至耀長河之境崑崙之高怖其烈洲渚之遠迷其光聞阻氣知長蛇焦矣聽吼聲知猛虎灑矣所以然者木欲威蛟龍之神物使之興雨豈知神物一去雷雨終絕望茂石焦土盡此舉能要誘謫焚侮甚矣夫大旱亦關長吏之憂焚山則昧至精之理蓋長吏溢斯土以牧民豈無精誠可感上蒼乃妄術舊俗爲此焚山之舉自貽伊戚不務修德惟山是焚亦甚昧至精之理也撲滅既難必侵環堵旅人處此焚次堪憂此時流汗江亭生理幾希如縷耳火之自口直至宵深有如此○薄關二字蔡氏曰薄近郊關未合詩因下句有甚字故上句用薄字如毛詩薄汚薄瀚薄言一例長吏徒務此舉於憂民亦薄乎云爾諷之也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

四句寫熱

乞爲寒水玉願作冷秋菰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四句解熱

雷動則雨作空霹靂則無望矣炎赫彌甚何以爲生計惟寒水玉我乞爲之又惟冷秋菰我願作此然不可得

惟有舞雩之風可乘涼耳自傷年老何能尚作兒童追風涼出舞雩也○爲寒玉作秋菰公欲以身化物亦卽

長楚樂子意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開戶人高臥歸林鳥却回峽中

都似火江上只聞雷

六句寫熱

想見陰宮雪風門颯沓開

二句追想

熱甚矣庶幾瘴雲滅乃終不滅迺望瀘水遠乃復西來人物不昏用哉峽中都火無地可逃江上空雷無雨可

解庶幾陰宮對雪處風來颯踏可以追涼然不可得想像而已

朱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腸味空頻

四句寫熱

欲翁炎蒸景飄銀戰伐人十季可解甲爲爾一露巾

四句時事

沉李既冷不冷沉亦何益炊食瘳飢不能食則屢炊屢新將衰之人肌骨如蒸一經被罔焉能知味故雖有朱李離湖空自頻頻進耳夫炎蒸之景旅客難堪况征伐之人甲冑不釋回首戰士飄飄風塵十易寒暑當此炎赫何以堪此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條然欲下山陰雪不

去非無漢署香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

六句題水

看君宜着王喬履真賜還疑出上方

公自注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

○二句贈明府

炎餘到此高棟榭軒心是清涼境界况七月一日暑退
火流以涼地值秋風旋下山陰雪也吾曾爲員外郎豈
日無漢署香誠知漢署香不如水樓雪耳况絕壁過雲
如開錦繡疎松隔水若奏笙簧水樓如此明府雖係攝
令其風流何異王喬是王喬之鳥不難真擬行見出尚
方賜明府明府得長有此水樓老翁將終辭漢署而遊
哉此

必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爲

政風流今在茲

四句終明府

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

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碁

四句會於水樓

听府不獨王喬而必子也且爲終軍後人終軍棄繻正
當英妙今明府仰承家風節操不泯况爲政風流又如
必子古人何多讓焉此時滿樓賓客皆係傾蓋之交賦
詩老翁自笑何方之客遙見楚江巫峽半雲半雨陳清
簾我疎簾衆賓客或奕碁爲樂我賦詩之餘聊爲寓目
一時水樓明府彈琴賓客奕碁老翁賦詩風流大雅足

千古
矣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
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曹長

今茲商川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亭午

減汗流北鄰耐人聒

以上熱退小涼

晚風爽烏匿筋力蘇摧折開

日論十句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圍蔬抱

金石無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歇

八句追言

前聖慎

焚巫武王親救賙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輪灑落惟清秋

昏籟一空濶蕭蕭紫塞雁南向欲成列

八句應七月三日

歛思紅

顏月霜露凍堦闌胡馬挾雕弓鳴弦不虛發長鉞逐狡兎

笑羽當滿月

六句因論少年樂事

惆悵白頭吟蕭條遊俠窟臨軒望

山閣縹緲安可越

四句感今

高人鍊丹砂未念將朽骨少壯跡

頗疎歡樂曾倏忽杖策風塵際老醜難翦拂我子得神仙

本是池中物賤夫六一睡煩促嬰詞筆

結帶睡穩有詩意

七月商金用事餘熱已休老人生矣熱退則汗滅睡長
則喧息鳥中可戴筋骨亦蘇猶憶前此大暑時下句閉
目大江鼎沸雨師潛逝旱魃橫行圓蔬盡樵密雲不雨
方謂暑無退日至今終衰歇也前聖知其然不行焚巫
之術但有救燭之方誠知陰陽爲王客而相因時序有
回斡而逆禪果然灑落清秋昏霧頓豁塞外紫雁忽已
南翔此塞雁成行之日止高秋射獵之時吾於少年亦
嘗從事追維舊遊青霜初降身跨鞍馬手按雕弓矢發
而鳥落雲中旣揮而兔無堅窟借手紅顏不再頭顱忽
白往年遊俠之處已成蕭條之墟臨軒瞻望卽欲再過
射獵之場亦復誰能飛越哉元二十旣鍊延年之砂不
念將朽之骨豈我少壯疎狂散策已往前途老醜不堪

剪掃平我子已得神仙之術池中蛟龍特須雲雨感夫
但貪暑退涼生一
臨其美從筆題詩以呈曹長曹長以
爲何如○壯年樂事一段即公壯遊篇中所云放蕩
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呼鷹阜樵林逐獸雲雪崗時事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
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以上辨亭

亭新妝立龍駕具層空世人亦爲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
豐儉白屋達王宮膳夫朔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遍天下
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裊重露日出
甘所終以上叙七夕之陋俗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冲冲防身動如律
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

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

公方回苟觀語丈夫多英雄以上

此諷倖進者俗傳牛女未知有無就二宿言一西一東萬古如斯誰見其至七夕而會晤也況神光難候渡河之說終屬渺茫借曰有之亦其精靈偶感何必定在七夕昧者不察若見其新妝已亭亭立矣其龍駕已層空具矣為此祈請走盡兒童無論貴賤之家貧富之室具膳設祭鳴玉趨躄晝則曝衣日中夜則乘風月下取蛛卜巧列果陳情筵秩露初事畢日出若真有此松期之事者不知此特淫奔失節托牛女以自便其私爾未嫁之女尚無然哉秉心則宜無邪防身則當如待竭力機杼何必乞空中之絲終事舅姑且自盡女紅之職即君臣之義亦猶是也咫尺未通莫希巷遇禮義自失亦同守貞所以然者君臣夫婦雖分大小泰交昏構各有佳期須秉公以絕私嫉詭隨而苟合苟方圓之際稍有亂語即屬徇情便非天作在女子枉自銜媒彼丈夫英雄有拂然者此質絲乘乘垣之婦終南胎捷徑之羞也

毒熱簡寄崔評事十六弟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室
但掃地，閉閣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暮偃
蹇，空牀難暗投。炎宵惡明燭，况乃懷舊丘。以上開襟仰內
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修，何當清霜飛。會
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蘊藉異時輩。檢身非
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梓杞。漢苑歸騂駟，
短章達我心理。爲識者籌。以上簡寄之意

夔居極南，雖秋猶熱。故林鳥不飛，行舟絕迹。坐乎千室，
掃地萬事都休。老夫百憂一時交集，懼蝮蛇則不能暗
投，畏炎宵則又惡明燭。只此一端，明暗兩困，故鄉業懷
更無論已。幸而內弟使夔，無奈秋炎見困，咫尺阻修，屈

指江樓晒期當在清霜初降而况評事嫺易義梅詩家
藉藉過人檢身不及為使臣而有體論德業而兼優是
真楚杞梓漢驛驢也舉人而出不愧楚材畢使而旋
原歸漢苑短章光達此中妙理會當與評事細籌耳

兩三首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灑石壁來淒淒
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身濕不
干如人門不開以上楚宮久已滅幽佩為誰哀侍臣書王

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

以上因雨有懷執事

峽雲度曉樹霧乘之是秋涼之候因而飄颻之風纔從
蒼江吹去蕭蕭之雨便從石壁灑來雨來而寒生寒生
而雷又動此時氣候已失朱炎高身濕居人溼蕭條如
此當年何以有陽臺之事見今楚宮荒廢已久此日幽
佩為誰而哀只因襄王有夢述之宋玉宋玉多才為王
作賦一若真有陽臺雲雨之事至今尚疑翠龍之駕冥

冥自陽
臺來也

青山澹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

四句雨

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潛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挂帆

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蛟螭出寇盜復幾許

以上核人

秋山黯澹清無色也秋露團圓多難數也秋雲生於水
面若斷若續何片片也秋雨落於沙中一聲兩聲何蕭
蕭也此時映人架木居類乎巢而巫山一帶層臺又俯
風潛焉因於雨中憑高眺遠念我故人此時帆飛天外
浪湧舟前而况久陰之後蛟螭復出江湖萬
里寇盜縱橫故人此行果安穩無恙否耶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回風起清曉萬象萋以碧落落

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長江白

以上雨

連檣

荊州船有士荷戈戟南防草鎮憐霑濕赴行役羣盜下辟

山總戎備強敵水深雲光廓鳴鏜各有適

以上因雨念戍人

漁艇

息悠悠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

四句自散

空山之雨中宵又陰冷氣潛生先到枕席乃曉風復發
起看萬象莫不萋萋然中微寒寂碧色也雲當曉而出
袖落落然似密似疎石當曉而倚天渾渾然若見若隱
彼日或行黃道或行赤道雨則受蔽不知假何道而行
但見雨勢連江一片皆白彼長江之上連檣下若是何
處船乃荊州船也船中載者爲何等人是荷戈士也所
備何寇蓋南防草鎮奉總戎之令不惜沾濕而赴也此
時羣盜已下降山嗟爾總戎方備強敵更見水雲之處
其他鳴鏜過者亦各有所適總戎不如漁樵爲自得耳
自傷留滯此志未遂提筆書時庶不失春秋之義云

杜詩開卷二十二終